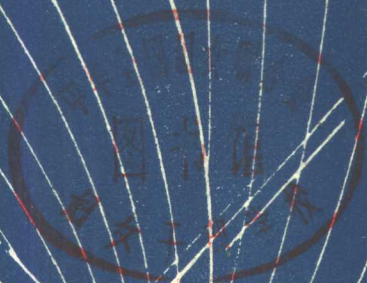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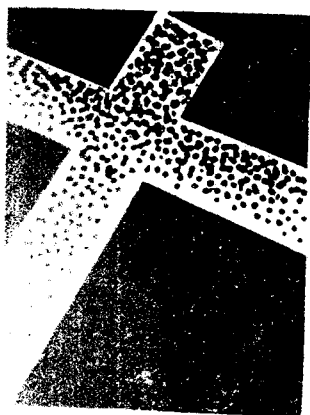
陈绍基



# 金十字架

院图书馆





# 金十字架

广东人民出版社

# 金 十 字 架

陈绍基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梅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1插页 138.000字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册

书号 10111·1197 定价 0.49 元

## 目 录

一	“海豹”冒出来了 .....	1
二	“海鹰”为何回得这么快 .....	15
三	“啊，原来就是她！” .....	26
四	纠葛 .....	40
五	海龙干的秘密 .....	54
六	这个谜要揭开 .....	64
七	陌生人 .....	77
八	这决不是梦 .....	90
九	初生犊套住老狐狸 .....	103
十	金十字架 .....	117
十一	“左口鱼” .....	127
十二	雷雨之夜 .....	138
十三	又是一个“海豹” .....	153
十四	暗涌 .....	166
十五	拨开迷雾 .....	178
十六	新来的客人 .....	190
十七	折骨伞 .....	199
十八	黎明前 .....	211

## 一 “海豹”冒出来了

一九六四年初秋的一天，地处南海之滨的太平湾渔港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海鹰渔业大队三号渔船突然失踪了。

海鹰三号是一艘单拖作业试验船，一个多月前远航到北部湾渔场生产，同行的还有海鹰大队的四艘渔船。五天前，他们向港湾发回启程返航的信息，在途中也经常与港湾保持着电信联系。先行的一、二号拖对已于昨天午夜抵达港口。今晨九点钟，一场突然而来的风暴袭击南海海面，势头凶猛的西北风持续了一个小时。暴风过后，太平镇水产电台立即与归航渔船联系，获悉四、五号渔船在一个无名岛避风，正在继续返航，但是三号船却没有联系上。水产电台接二连三的发报，两个小时过后，三号船仍然杳无信息。

这个凶讯象一只伸开翅膀的黑色大鸟，飞快地掠过镇里的每个角落，在人们平静的心坎上投下一个浓重的阴影。太平镇镇长肖立民和海鹰大队党支部立刻采取紧急救援措施，命令一、二号船启碇出海，电告归航中的四、五号船回航一同搜索，并且请求附近港湾的兄弟大队协助找寻。镇人委办公室的两部电话机被焦灼的人们在不住地摇动，室内时不时

扬起一阵阵紧张的大声喊话。三号渔船的家属、亲友，热心的街坊邻居三五成群地涌向镇人委和水产站探听消息。新月形的码头上，黑压压地站着脸色阴暗、惊惶不安的人群，他们面对着那变幻无常，深不可测的大海遥遥凝望，鹄立伫候。晌午过后，码头的人越来越多，沉重的气氛里偶尔传出不安的耳语和抑制着的叹息、啜泣声。

三号船船长王强的妻子徐静芳，没有跟在这些人群中间，她下了班便悄然地返回家里。可是她心头上的忧虑，却没有比谁要轻一些。这位二十六岁的年轻妇女、镇人委办公室的打字员，是孤儿出身，从小失去温暖，失去欢乐，悲惨的家境，孤独的生活，形成了她忧郁寡言，甚至有几分孤僻的性格。解放后，她翻了身，进了学校，以后又参加了工作，和青年渔工王强结了婚，有一个刚满五岁的天真可爱的女儿，日子过得美满而甜蜜。但是新的生活境遇，并没有使她的性情发生了多大的改变，遇到挫折和不幸，她也不容易过分流露自己的感情，只是独个儿静悄悄地咀嚼自己深埋在心中的痛苦和忧伤。

夜渐深。壁上的挂钟敲了十下。镇子被朦胧的月色笼罩着，显得异乎寻常的寂静，海岸那边的阵阵涛声，仿佛比任何时候都来得刺耳，令人思绪烦乱。徐静芳关掉了小厅间的灯，在黑暗中呆坐了一会，又浑身乏力地踱入睡房里，站在床前，久久地呆望着熟睡了的女儿。过了好一会，她勉强振作一下精神，拿起针线坐在灯前，给自己缝补衣服，可是悲惨的往事不住地在她眼前跳动。十六年前，就是在这个湾

头，也是这样一场风暴，夺去了她父亲的生命，又正是在同样一个静夜里，久病的妈妈搂抱着她绝望地号哭；没几天，可怜的妈妈竟在悲伤中死去了。唉，无情的暴风，曾经吞噬了多少渔人的生命，使多少人变成孤儿寡妇啊！难道今日……徐静芳猛地战栗了一下，象从噩梦中惊醒过来。这时她感到手上隐隐作痛，低头一看，发现那根针尖不知什么时候扎进了自己的指尖里。

徐静芳呻吟似的叹了一口气，放下针线，无力地垂下头来，把苍白的脸庞埋在双掌里。

忽然，头顶上“咪咪”的叫了两声，随着是一阵窸窣乱响，徐静芳睁开眼睛，只见一只大黑猫跳出窗外，一双黑皮鞋从盒子里掉落到地上。

这双黑皮鞋是她和王强结婚时，渔友们送给王强的礼物，已经穿了好几年，鞋面失去了原来的光泽，底部还有好几处脱了线。王强出海前，徐静芳曾经邀丈夫归航后陪她到县城探望一位表姐，王强欣然答应，并且吩咐她把皮鞋拿去成记补鞋店请朱师傅补一补，可这些日子工作很忙，竟把它忘记了。现在归航的日子终于盼来了，可是王强他，他此刻在哪里，在哪里啊？徐静芳捡起鞋子，紧紧攥在手中，心里一阵绞痛，两行泪水情不自禁地滚出了眼眶。

“哦呀”一声，屋门被推开了，有人从厅间轻轻地走进睡房门口。

“静芳，还没睡吗？”

进来的人是徐静芳的养父，太平镇镇长肖立民。他五十

出头，头发有几分花白，体态略胖。肖立民在这里工作多年，办事稳重，思考周密，谈吐温和，镇里人对他一向怀有敬意。

徐静芳自从失去父母之后，肖立民夫妇把她收为养女，抚养成人，直到她结了婚，生了小孩，他们还象过去一样关心着她的工作和生活。徐静芳晓得，海鹰三号出事，肖立民比谁都还要焦急，整天张罗着救援的事，料想眼下他也是睡不着，特地前来安慰自己的。她感激地望了养父一眼，缓缓垂下眼睑。

肖立民关切的目光在徐静芳脸上停留了片刻，轻声说：“睡吧，别想那么多了，我看王强很快会回来的。”

“我也这样想，”徐静芳叹一口气说，“只是渔船找了整整一天，可是……”

“你别光是往坏处想，”肖立民打断她的话，安慰着她，“这场风来得快去得也快，三号渔船是新船，吨位大，又是双机，遇难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那，那为什么音讯全无？”

“也许有别的原因，比方说发报机失灵，或者是坏了机……。去年不是有过一回吗？他们在海上坏了机，为了怕别人笑话，王强没有让船上发报。王强这个人，就有这个爱面子的毛病。”

徐静芳默默无语。养父镇静的神态和语气，使她紧绷着的心松开了许多。沉默了一会之后，肖立民又说：“静芳，我们都是镇里的干部，在这节骨眼上，一定要沉得住气，不要跟别人一般见识，要注意影响，嗯？”



徐静芳正要答话，忽然被屋外一个急促的喊声堵住了。

“肖镇长！肖镇长在吗？”

“谁？”肖立民边问，边转身走出厅间。徐静芳扯亮了外面的电灯，跟着往外走。

来人是镇人委办公室主任严汉，三十多岁，高挑个子，白皙脸皮，有一双略为暴突的小眼睛，嘴角老是向下耷拉。他匆匆闯进屋里，喘着粗气说：“肖镇长，真不好找啊！在办公室找你，又到你家里，都找不着，原来你在这儿。”

“老严，有急事？”肖立民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又问道：“嘿，海鹰三号找到了？”

“啊！找到了！”

严汉随手递给肖立民一份电报稿，补充说：“听报务员说，收报的时候，电码来得断断续续，再向他们发报，又没有回音。”

肖立民接过电文，念道：

“海鹰03，横崖，返航。”

肖立民那张庄重的脸上掠过一丝罕见的兴奋神色，轻轻吁了一口气，随即低首沉思起来。

这时，严汉转过脸，目光严厉地盯了徐静芳一眼，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怎么样？我早就说过，海鹰三号肯定没有问题，可你就是不相信，哭丧着脸，好看啊！当干部的人，感情那么脆弱，怎向群众做工作！嗯。”

徐静芳没去理会他，突如其来的喜悦使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好啊！只要人船俱在，便好办！”肖立民扬一扬手上的电文，他很快作出决定，吩咐严汉：“马上备船！”

“出海？”严汉问。

“对，接应他们！”肖立民说着，把电文塞进衣袋。

“派谁去？”严汉问。

“我。”

“你？”严汉忙说，“我也去！”

肖立民摇摇头：“你不要去，在家处理一些事务。”

严汉恳求说：“肖镇长，让我也去吧，到那里也许用得着我的地方！”

肖立民想了想，答应说：“唔，也好，一起去吧！”

“是！”严汉应了一声，向镇长乖巧地一笑，转身走开了。

肖立民踱了两步，回头朝喜形于色的养女说：“静芳，现在该放心了吧，快去合合眼，明早做顿好吃的，痛痛快快地吃一顿团圆饭。王强天亮前就可以返港啦！”他又打量一眼徐静芳手上的鞋子，满面笑容地说：“这鞋子，明天也得补一补了。”说罢，转过身子迈开大步，跨出门槛。

徐静芳目送肖立民的背影，把一双皮鞋擦到胸脯上，脸上露出了宽然的微笑。

差不多在徐静芳垂泪思念丈夫的同一时间，从滨江市一个港口通向市区的柏油大道上，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吉普车风驰电掣地奔跑着，驶过一座高大的铁桥，进入市中心那条宽

阔、笔直的滨江长堤。

这是一座美丽的、繁华的南方城市，眼前却显得异常宁静。矗立在街道两旁的高大壮观的建筑物，洁白整齐的楼房，刚才还是热闹非凡的公共场所，以及五光十色的商店，全都躺在柔和的月色下安然沉睡。午夜的清风轻轻地吹拂，马路两旁的白兰树、凤凰树在半空中轻轻地摇曳，不时散发出阵阵幽香。水泥杆上的水银灯亮着耀眼的白光。那条贯穿市区的大江无声地流动着，江面上大小船只的色灯向它投下焰火般的倒映。一声清亮的汽笛啸鸣，划破了秋夜的静谧。

吉普车转入中心街道，到了尽头，拐进一条绿阴掩映的横街，来到了省公安大楼，车子嘎地刹住了，一个身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这人身材匀称，体魄健壮，宽脸膛，两道浓黑的剑眉底下，闪动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上去有三十四、五岁年纪。他双脚一着地，便“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大步流星地向办公大楼走去。

这位步履矫健的公安人员，名叫杨晓明，是省公安厅的侦察科长。刚才，他在港口码头执行一项任务，忽然接到侦察处叶处长的通知，匆匆赶回办公室报到。

杨晓明沿着宽阔的楼梯直上三楼，拐个弯，来到一间没有标示的办公室门口站定，整理一下衣冠，说了一声“报告”，便推门进去。

这是叶处长的办公室。室内灯火明亮，宽大的办公桌前，陈放着一套品字形的沙发，上了年岁的容貌清瘦的叶处长，和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个子对坐在沙发上，谈论着什

么，见杨晓明进来，叶处长徐徐站起来，把对面那个人介绍给杨晓明：

“这位是太平镇委副书记方铁同志，这几天来省里开边防工作会议，因刚才截获一份紧急敌情，关系到他们那里，我把他请来一起研究。”

方铁矮墩粗壮，肤色黝黑，外表朴实，穿着件半新的湖水色短袖夏衫，深蓝色的短西裤，看得出是个地道的渔区干部。杨晓明微笑着和他握了握手，作了自我介绍，也跟着坐了下来。

叶处长从办公桌上取了个公文夹子，递给杨晓明：“你先看看。”

杨晓明接过公文夹，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单页原稿纸，题头写着“破译记录”四个字。他赶紧往下看——

凌奉之君；

鸽子为太平湾海鹰三号所获，内有密情，速命海豹截回。

## V

看到“海豹”二字，杨晓明立即想起了某国间谍机关的一个联络信号——金十字架。……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前夕，省公安厅收到了一份外线发来的敌情通报，指出在解放前夕，某国间谍机关在南方沿海一带，潜伏了一个秘密情报小组，专门搜集我边防地区的军事情报。情报小组的联络信号，是一个小巧别致的金十字架，用一条金项链联结着，金十字架背面刻着个小小的英

文字母“V”。但是，情报小组由谁指挥，下属成员分布何处，通报里却没有说及。为此，省公安厅向滨江市及省内沿海各县公安局发出通报，指示立即开展侦破工作。可是，侦查工作进行了多年，金十字架仍然杳无踪影。

一九五九年初，太平湾所在的珠南县公安局发现，该县渔汛指挥部一个叫陆永垣的干部，秘密收藏了一个金十字架，形状与敌情通报上说的完全相同。公安局立即对陆永垣进行了控制监视。两个月后的一天，陆永垣请假回乡，监视哨也跟踪着他一起踏上了花尾渡。

花尾渡于翌晨到达滨江市。陆永垣在长堤一家酒店三楼租了个房间，又到电话间不知给谁拨了个电话，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白天，陆永垣也没出过门，连午晚两顿饭也在旅馆里吃。

华灯初上的时分，陆永垣才披衣出门。他穿着一套麻纱衫裤，踏着一双乌亮的黑皮鞋，手上戴了个美度牌手表，头发梳得光滑发亮，连着金十字架的金项链挂在脖子上，藏在衣领里，在灯光的映照下，金十字架发出闪闪灼灼的金光。他来到五路车站，登上了公共汽车，往城北而去。来到烈士陵园门口，陆永垣下了车，买了张门票，径直进入陵园。

这里，本来是人们凭吊烈士英灵和憩息游览的场所，但眼下已经入夜，灯火疏暗，游人稀少，偶尔才见一两对情侣偎依而过。监视哨警惕的眼睛一刻不离陆永垣，始终与监视对象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走着走着，来到陵园边缘一个昏暗的角落，突然闪出一个中年汉子，拦住了监视哨的去路，这

人手上夹着一支烟卷。

“同志，借个火！”

“对不起，我不抽烟！”监视哨回答说，举步欲行。

“有清凉油吗？”那人又拦住他。

“没有！”

在这瞬间，不远处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监视哨心中一愣，推开前边那个汉子，甩开快步，循声奔去，只见陆永垣已倒在血泊之中。他立即对陆永垣作了全身检查，发现一只皮鞋已经丢失，脖子上的金十字架也不翼而飞。

陆永垣的腰部被捅了一刀，大量出血，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正在公安厅值班的杨晓明，闻讯赶到医院，观察了一下伤情，立即叫医生给伤者注射了强心针。半晌，陆永垣紧闭的嘴唇无力地翕动着，过了好一会，才艰难地吐出了两个字：

“……海……豹！”说完便断了气。

陆永垣死后，凶手一直查不出来。显然，他的死，是敌人发现他已经暴露，才把他干掉的，追查金十字架仅有的一条线索便被切断了。五年来，金十字架如同石沉大海，它连同“海豹”这两个不明不白的字眼，成了一宗悬案。眼下“海豹”二字又冒出来了，说明金十字架可能又要出现。

杨晓明看着这份间谍机关的密令，思索片刻，脑子里理出了三条线索：第一，“海豹”原来是另一个人的代号，可以肯定他就是那个情报小组的一个成员，而潜伏的地点就在珠南县一带；第二，凌奉之这个新冒出来的名字，无疑是这

个情报小组的一个头目；第三，“鸽子”这名字听来并不陌生，一时记不起在哪里听说过，但从这里面看，它可能是一件海猎物，对敌人来说，肯定是一件梦寐以求的情报资料。

为了对密令的内容尽可能理解透彻些，杨晓明抬头问方铁道：“海鹰三号可是太平湾的渔船？”

方铁回答说：“是的，出海捕鱼已一个多月了，刚才叶处长叫我向镇里打电话查问了一下，镇里说，它正在返航，但是今天电信中断了。”

“噢，什么原因？”

“不知道。”

“海上发生过什么意外的情况没有？”

方铁还是回答不上，摇了摇头。事实上，刚才在电话里，镇里也说不出更多的情况。

“奇怪！”杨晓明问不出更多的情况，回过头来想那“鸽子”，终于想起来了。原来“鸽子”就是一种叫鸽子式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机身特小，具有高空高速和自动摄影的特殊性能，某国间谍机关常常利用它潜入别国境内，进行高空侦察。两周前，这“鸽子”曾窜到我国西南地区，在某军事基地上空盘旋一周之后，旋即逃窜，后被我边防部队击落。

“叶处长，这‘鸽子’可是被我击落的那架间谍飞机？”杨晓明问。

叶处长微笑着点了点头说：“正是它。尾部中弹，掉进公海去了。不过敌人感兴趣的，倒不是那个‘鸽子’，而是

‘鸽子’身上的微型胶卷。十多天里，敌人不断派出飞机船舰在公海寻找它的下落，可是一直都没有结果。想不到它落进三号船的网中。”

方铁听到这里，显得有点担心地说：“那么敌人会不会对三号船进行截劫呢？”

“不可能。”杨晓明回答说，“要是三号船落入他们手中，他们就不会发这个行动手令了。”

叶处长赞同地点点头说：“是的，刚才我向珠南县公安局查问过，归航的五艘船在昨天傍晚全部进入我国的领海，沿着习惯航线返航的，而且三号船居中。这样看来，三号船电信中断可能是电信设备出了毛病。”

“那么说，他们在归航途中了。”杨晓明说着，又问方铁：“方书记，假如是这样，他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方铁想了想说：“根据镇里掌握的昨夜渔船所处的方位，按照正常的航速，现在应该抵达横崖山附近了。”

杨晓明稍作思索，站起来，移步走到挂在墙上那张“南海区域图”前，查看了一阵，找到了标示“横崖山”的那个小黑点，揣度一下，回头问方铁道：

“横崖山距太平湾约四十海里吧？”

方铁说：“不错，按照海鹰三号的正常航速，回到太平湾约需五、六个小时。”

杨晓明再查看海军基地的位置，试图了解出动海军护航的可能性。叶处长显然察觉了他的意图，说：“那太远了，出动海军护航已来不及了。”



一股清爽的轻风从窗口灌进来，湖水蓝的窗帘波浪般的飘动着。矗立在市中心的大钟楼的洪亮钟声响了十二下。叶处长深深吸一口烟，徐徐站起来，踱到杨晓明的跟前，说：

“目前我们对凌奉之和‘海豹’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这只能留待下一步侦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派出得力人员，火速赶赴太平湾，待海鹰三号回港，立即封锁渔船，保护‘鸽子’，不许任何人接近，再原封不动地护送到海军基地上缴，不让敌人有可乘之机。”叶处长用一双深邃的目光望着杨晓明，语气郑重地继续说：“小杨，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能赶上吗？”方铁担心地问了一句，并提醒道：“从这里出发，到达太平湾足有三百公里路程……”

“是的，这是一场与敌人抢时间、争速度的战斗，也许敌人已开始行动，时间十分紧迫。只有赢得时间，才能赢得胜利。小杨，你必须以平均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行车，争取在五个小时内到达太平湾。”

“一定完成任务！”杨晓明坚决地回答，眼睛里闪动着坚毅的光芒。停了停，他又问：“叶处长，三号船有没有提前返航的可能性呢？”

“应该作这样的估计。我已叫人通知珠南县公安局命令太平湾派出所，提前在码头作好警戒。”

这时，方铁站起来说：“叶处长，有必要的話，我也一块去，这会使老杨的工作方便些。”

叶处长高兴地说：“那就更好了，你参加的会尚未开